

## 与母亲通话

◎正平

打电话回老家，母亲马上接了电话。我先问她是在打牌吗，母亲说是的。我说明天去接她，她问明天是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啊……听到话筒那边传来牌友参与讨论的细碎语声，母亲于是告诉我说明天不要来接，家里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。我说那好，让她先打牌，遂挂了电话。

母亲真是难得打牌，或许，到了她这个年龄，打牌自娱是一桩开心、舒心的事情。逢年过节或是偶尔姐姐到我家，吃完饭，姐姐都要陪母亲打几局麻将牌。没有钱的输赢，她们把输赢记在纸片上，打完了就有个结果来比较。我不认识纸麻将牌，于是在一旁做些端茶倒水的事儿。看她们兴高采烈，我会取出相机，把母女欢乐的场景定格。

一个星期前的一天，我晚上七点多打电话给母亲，她没有接。过去也常有人机分离听不到没接的情况，所以没有太在意。过了一个多小时再打，依然不接，看看已经到了平时她就寝的时间了，所以有点着急，接连拨打了好几次，母亲还是没有应答。又拨通了表姐的电话，回答说两人一块吃晚饭的，后来她就一个人回家了。我想那母亲应当在家啊，怎么会不接呢？继续一次次地拨母亲自己购买的那个手机。

九点多了，终于通了。听到应答，我紧揪的心瞬间放松，一下子宽慰起来。原来，母亲去了邻居家打牌，刚回到家。我佯装平静地与她通着话，而母亲欣喜地告诉我她今晚的“战绩”。

最近一阵母亲常回老家。老家有她众多的社会关系，还有那么多邻居、朋友。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，她自然特别能感到如鱼得水。回家就有安定感、出门就有招呼声。那么多亲戚，轮流邀她去访去吃饭，过得很充实，也很自然。所以，对于母亲回老家，我们总是抱支持、随她的态度，而不强求她一直留在城里给我们看家、做家务。不过，现在母亲年龄渐渐大了，她自己也说这个年龄不宜在外留宿，所以她一个人在老家，我们还是会随时惦记。于是，我只要不出差，一定是一天一个电话。出门在外，也会打回电话，问问情况，告知她我在外的行程和收获。

在家时，母亲总是在电话中问我吃饭咋弄的。她会告诉我冰箱里有这个有那个。她最担心的是我的吃饭问题。

母亲健健康康，是老人（母亲不喜欢、不希望我们说她是老人）的福报，更是所有子女的福分。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子女独自走过那么长时间，家乡的人都说她了不起。到今天，我们对她的照顾已不仅是物质上的供给，关键还有精神上的关爱。



听琴

◎子穆

## 粽子是什么味道

◎晓耕

老家那边裹粽子，用的是芦苇叶，但是，选取芦苇叶的动作却被称为“打簪子”，这就让裹粽子的准备之举平添了一些味道，仿佛“蒹葭苍苍”那般，有着一些诗意。

人勤“夏”来早。

按说裹粽子一般也要等到清明后谷雨前后，当然立夏之后就更常见了些。可一些赶时鲜的村民却顾不上这些，甚至在春意初有之时，就有了尝鲜之举。其时，首要解决的事是打簪子。

因为时令尚早，芦苇才从冬眠中醒来，睡眼惺忪，叶片也刚刚舒展，长度一般不足一尺，宽度亦只在两指左右，实在是林黛玉初进贾府——“形容尚小”。且长势较好的芦苇，生长之处往往离河岸还有一定距离，可赶时鲜的村民丝毫不以为意。这个时候，邻家婶婶们就套上长筒胶鞋，将花钩（小时候处理棉花杆的一种器具，尺许长，前面带弯钩）绑在一根长竹竿的一端，涉水而行。当看到心仪的芦苇叶时，手腕一个快速翻转，那刚刚还摇曳生姿的芦苇叶就很快温驯地走进她们束在腰间的裙袋（好多是南通老蓝印花布做的，极富美感与韵味）里或挎在手臂上的竹篮里。这些动作，大多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在河边自成一道风景。我曾经尝试过几次，却总是功败垂成，芦苇叶被折损、划破，惹得河边打簪子的人们阵阵发笑。

我却也有独得之乐，会扯下靠近岸边的芦苇叶，将其撕成长条，缠着父亲帮我编成风车。然后，再折断一根相对长些的芦苇秆，将风车

穿在秆头，打一个小结，然后举着风车逆风奔跑，芦苇风车就会快速地旋转起来，我后边很快会有一串追逐的小伙伴……

记得梁元帝《采莲赋》里描绘“尔其纤腰束素，迁延顾步。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。恐沾裳而浅笑，畏倾船而敛裾”。时易地移，河边打簪子的情景当可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
簪子打好之后，要回家先用水洗干净，再放到开水里烫一下，这样，既起到杀菌的作用，又增加了簪子的柔韧度，不容易被折断或弄坏。

裹粽子的线也是有讲究的。我们都今天看到的许多是类似于捆螃蟹用的那种布绳子，只是较之稍微细一点罢了；甚至有的人直接用塑料带子去捆绑，就未免更加草率了些。而且随着科技发展，裹粽子的众多模具相继面世且不断更新升级，实在是将一项意蕴深远的活动变得面目可憎、无味无趣。老家那边，通常是把上一年收割晒干的菖蒲划成若干长条来裹粽子。菖蒲柔韧度好，裹好不易松散，兼带有独特的清香，如此才堪称名副其实“裹粽子的”。

我曾经品尝过享有盛名的嘉兴肉粽，也曾吃过江南小巷叫卖的无名小粽，总是觉得要么太油、要么太腻，似乎都不是粽子该有的味道。也许，我追寻的粽子的味道，其实就是家乡的味道。

家乡的粽子造型中最为普及的就是呈圆锥体的“一把抓”。我三舅母心灵手巧、独辟蹊径，胖胖的她总是能够轻巧地裹出“太斧头”粽子。这种粽子的形状像斧头的头一样，

且不用额外捆绑，其最末插入的一根簪子尾巴从“太斧头”中心横穿，用钩针拖拉拽紧即可。“太斧头”可谓大家闺秀一般，在一众“一把抓”造型的粽子中甚是抢眼，清秀得很。

其实，诸多造型的粽子当中，我最喜爱的还是“针线包”粽子。“针线包”粽子耗时费力，虽然名曰“包”，却一点也不像包子，四四方方的，就像一个小正方体一样。它体积不大，通常我两三口就可以吃掉一个，但是，它做起来却是极耗费工夫。做“针线包”粽子，需要将簪子划分成半厘米等宽的长条，然后把这些长条十字铺叠穿插，最终形成一个边长4厘米左右的正方体，留一小孔往其中灌入糯米后封口即可。“到嘴不到肚”是我父亲对它的评价，可能是因为“针线包”粽子小容量的缘故吧。

记忆中，家乡的粽子几乎都是以糯米为主，所以我最喜欢吃纯粹的糯米粽子。是的，我潜意识里喜欢的是粽子原有的味道，那种家乡固有的原生的风味。

回到了家乡的小河边，岸边的芦苇叶随风轻摇，一浪挨着一浪，发出些许沙沙声，慢慢地从河这边渡到河那边去了，似乎儿时父母呼唤回家吃饭的声音，极远又极近，模糊又清晰。一股温暖在内心深处缓缓流淌，继而笼罩全身。

我顺手扯下一片芦苇叶，慢慢地做成芦苇哨子，放到口边一吹，单调但悠扬的芦苇哨子的声音便在河畔响起，盘旋着飞向水面，惊得戏水的白鹭扑棱棱飞起。

瞬间，那些遥远的快乐抖落尘埃，从远方奔来。

## 他们真老了

◎王乃飞

母亲却说：“以前这点活都不算什么，可现在就不行了，这就是老了吗？”父亲也跟着感叹：“真是岁月不饶人，不服老不行呀！”

父亲过去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他年轻时当兵的事，眉飞色舞、滔滔不绝，我们有什么事也不好意思离开了；母亲则会经常聊我们小时候的

事，比如，我姐姐是她推磨的时候在磨坊里产下的；我出生的前一天，她还在生产队里干了一天的活……

现在，我才真真切切感觉到父母老了。谁都不想老，谁都不想叫人看出老来，可他们的确是老了。看来，我们以后不能光抽空来看看他们就行了，该多帮他们分担点事情了。

我和妻子回了趟家，发现父母都一脸的倦容。母亲说：“知道你们今天要来，我昨天在家里打扫，结果累得一晚上没睡好！”父亲也说：“我赶集买了排骨和鸡，又是杀又是煮的，也累得不轻呢。”

我有点埋怨地说：“你们忙活啥呀，等我们来了干不行吗？”